

448

中國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 世界論壇

第一卷第十四期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九月三十日

本刊已遵令呈請登記

## 太平洋上日英美的抗爭

「世界戰爭的危機處處都可以看見，不過行將作爲戰場的，不是問題叢生的中歐，便是極不太平的太平洋。英日美三大強國，在太平洋上是如何鼓蕩波浪？是如何勾心鬥角地抗爭？與太平洋最有關係的中國國民，不用說是應當特別注意的。此篇是蘇俄消導報上所載蘇魯深氏的論文，茲由九月號的日本The Salaried Man雜誌中——譯者——重譯過來以饗讀者。

### (一) 向太平洋各島推進着的日本的魔手

像太平洋上這樣公然作戰爭準備的地方，是無論何處都沒有有的。

在太平洋作這種戰爭準備，而帶着最大危險性的，便是日本。爲要進行大戰，日本願慮到廣汎基礎的準備，首先要擴大原料資源，並且在太平洋諸島上創設廣大的軍事飛行場網和潛水艇根據地等的努力上，表現得很明白。外交的，軍

### 目錄

- 一、太平洋上日英美的抗爭 苗迪青
- 二、一九一四——一九三四 田自農
- 三、現代租稅制度之構成與戰債負擔分配之決定權 王四微
- 四、教育從業者底信仰之討論 (一) 王四微
- 五、兩個民族底降生 王四微
- 六、路德潘治的談話 張曉梅
- 七、舊的碑石——新的建築 張曉梅

每星期六出版  
零售：每册五分  
預定：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一角郵費在內國外全年加郵費二元郵票代價以一分五分者爲限  
編譯者：世界論壇社  
發行者：文心書業社  
北平米市大街電話專局二四四號



事的諸方策，作為別論，而正在這方面有很廣汎的社會運動組織着。例如「南洋協會」的設立，就是為擁護在南洋的「日本使命」而作有利的宣傳的。所謂南洋，太平洋的廣大的部分，委任統治諸島，菲律賓，荷領印度（大小仙達列島），印度支那和暹羅的沿岸屬之。南洋協會的秘書某氏講：南洋是「和滿洲及蒙古同樣是日本的生命綫的一部分。」

日本外交當局，和荷蘭談判不侵略協定，但是作為保證償還的，日本資本得到了婆羅洲的石油權利及新及內牙的一切權利。

並且日本為要購買帶毛爾島的葡萄牙殖民地，和香港附近的葡萄牙領土馬加歐島，已和葡萄牙進行交涉。

位於美領菲律賓諸島和夏威夷諸島之間，有不能突破的障礙——小笠原羣島，馬里牙那羣島及加魯林羣島，但日本在這些羣島上沒有海軍根據地及空軍根據的完全設備。日本內地是用不着講，在千島羣島上也同樣地準備着戰備。

此外，日本在太平洋的多數島上，積極擁護自己的權利，且「和平地」步步扶植自己的利權。

即是在婆羅洲，有日本人的樹膠栽培地，但從事栽培的日本人，多數是曾經入了荷籍。在蘇門達拉島上，像這樣國籍的也有很多。

夏威夷羣島上的日本人移民，也急速地增加着。如此，日本人到一九四〇年，夏威夷羣島上的有權者底數量會進而佔到百分之四十七了。

這樣，日本帝國主義在荷領印度諸島上執拗地準備原料

基礎，並且在加魯林，馬里牙那，小笠原，日本及千島羣島的線上，對美國的艦隊作成廣大的包圍根據地，而努力連絡的保障。

日本之準備新的戰爭及新的領土分割的野心當局，在本國民衆之前，作出好像日本的危險要來到的樣子，關於所謂「一九三六年的危機」，作廣汎的宣傳。

「日出」雜誌一月號中所載該雜誌主持的討論會上，軍事評論家，「日蘇戰爭」漫談小說的著者平田晉策氏關於這種問題的敘述說。

「所以說一九三六年，是危機年的理由，是因為在這年美國海軍建設計劃完成了，蘇俄的第二次五年計劃也具體化了，借重美國為之充實的中國海陸軍力，大體亦完成了，而關於委任統治諸島的法律問題，無論如何是要起來的。」

在這個時期，倫敦條約和華盛敦條約亦將重新討論。在「日出」雜誌中登載的此項討論中，齋藤陸軍少將，說宣傳問題有如下的特徵。

「在一切的學校中，把「一九三六」的字樣，明示各兒童，且必須將「軍隊」「戰爭」等語，使不留一人都能夠讀。這不能不使國人先強。」

德國雜誌「魯夫道·瓦夫道」的二月號中講：美國企圖，到一九三六年，使中國空軍力，增加偵察機，驅逐機，及爆擊機合計八百架，并組織四個飛行學校。

### (一) 新戰爭的最大秘密是空中的襲擊

日本在太平洋上，認為不可避的主要敵人便是美國。一九三二年十月號「日出」附錄中所載的「日本海軍是否有日

美戰爭的準備？」的討論中，關於這個問題引用了許多，這是不無趣味的。

根據着這一討論，要在像太平洋那樣大的海洋上作戰，攻擊的艦隊，比防禦的艦隊，若不佔絕大的優勢是不行的。

「美國的海軍力，要是不比日本的海軍力多一倍，是不能期待勝利的。要說美國的海軍力在五、六年後，強力地增大，而能戰勝日本，也是決不敢說的。這是美國江斯提督的話。」

日本人的海軍軍人，對於現在的日美海軍力的相互關係，感不到不安，遠藤海軍少佐，有如下的話。

「美國即是想接近此處，但對於他們所有的十五隻戰艦，日本的海軍有九隻戰艦。美國裝有八門大砲的巡洋艦有八隻或十隻，日本也有十隻這樣的巡洋艦。」

輕巡洋艦美國有十隻，日本却有二十一隻，這一點日本是佔優勢的。

水雷艦的數量，約為二百與百之比。但是日本的驅逐艦，是新式而強悍的。潛水艦也是日本方面優強。現在美國有三隻航空母艦，日本却有四隻。

所以現在我們沒恐怕美國的必要。」

岡海軍中佐說：

「美國艦隊是要非常龐大的吧。由之操縱是困難的。艦隊若不能向遠方出動的時候，軍艦之外不能不隨伴着工場船和病院船等，所以是很麻煩的。和這點一比，日本的艦隊，非常易於運動。」

x

x

戰爭作家平田氏，是這樣講：——日本為要攻擊美國艦隊，便不能不克服巨大的困難。日本的艦隊，在初開戰，因為難于立刻佔領菲利賓，仍要依已經準備根據地為陣而待機。平田氏又附帶地說：

「世界上尚未見到過那樣大的艦隊，離開根據地，要開到數千海里遠的地方作戰，那無論是在什麼地方，都是極端困難的。大概是我們的潛水艇，要用好像老練劍士的敏捷地一擊，以定決萬事吧！」

遠藤海軍少將，指明說：美國艦隊越離近日本海岸，便越會陷入日本根據地的包圍中。所謂包圍，很明顯地是指着北邊的千島列島，中部的日本諸島，和南邊的委任統治諸島的線。

千島列島及委任統治諸島，作為空軍及潛水艦隊的根據地，要有偉大的作用。這從日本海軍主力艦隊戰鬥時，使空軍參加，並收到相當效果上來看，和從希望潛水艦隊增加到八萬噸來看，是很明白的。

x

x

如此，日本海軍，希望比較少的主力艦隊，要擊破美國的艦隊。岡海軍中佐對於「日本僅以日本魂能以致勝嗎？」的雜誌中的質問，有如下的回答：

「自然不是僅以日本魂的，我軍是要依能力而致勝的！並且我軍，依機械化也能期待勝利的。」

福田海軍少將，根據日本潛水艇的技術的卓越，而檢討「美國的潛水艦優強嗎？」的問題說：

「不是那樣優強吧。就數目上講美國是占第一位的。但是美國潛水艇全都是無用的。日本千噸以上的大型潛水艇有

二十二隻，千噸以下有四十五隻，全體共有六十七隻。美國千噸以上的潛水艇，僅有六隻，千噸以下却有七十七隻，總計八十一隻，總噸數為六萬七千噸。

艦質是如何呢？日本的潛水艇，不能不說是優越的多，現在建設中的潛水艇，美國有三隻，日本有六隻。

像這樣，在總數上講，雖然沒很大懸隔，但是因為美國僅只有少數的大型潛水艇，所以在潛水艇上可以認為美國是佔下風的。」

然而在距日本海岸或軍事根據島不遠的地方，起了大海戰的時候，日美空軍的相互關係，日本是根本佔優勢的。

岡海軍中佐，舉一個實際上能有的的一例如下：

「假設美國艦隊為要襲擊日本而出動。活動的舞台係在日本的近海。像這樣情形，日本艦隊，不僅只是受海軍飛機的助力，且能受到一切陸戰機的援助而作戰。」

日本空軍的優勢，正有這樣的可能性。

從這種可能性出發，竹富海軍大佐關於戰術，有如下的敘述。

「將來的戰鬪是由獲得制空權的戰爭開始的，二個艦隊各從各的航空母艦上放出飛機，在空中無際的太平洋上相戰爭。新戰爭的主要秘密，便是從空中突然地襲擊。」

關於驅逐艦的攻擊，參加討論的其他將佐，也發表了和前面同樣的見解。

### (三) 日本的空軍和砲術的檢討

對於「日本的砲術不是世界第一嗎？」的問題，加藤中

佐答復說：「以我想，放於第一位的無論如何還是空軍。」對於這個答復關根大佐附加了以下的話。

「我不知道日本的砲備能不能立於第一位，但是若不能獲得制空權，大砲的用處是一點也沒有的。空戰失敗了的國家，不能再使用牠的武器了吧！空中戰能決定萬事也是當然的歸結。」

非常感覺興味的，乃是橫山豫備海軍少將的話：「海軍將校，像那樣宣講飛機萬能，是有點不合身分。」遠藤海軍少將也有點不服說：「飛機，飛機要是到了夜裏又當如何？」竹富大佐又回答說：「並且因為常常有狂風暴雨。」

關根大佐又講如下的話。

「以我個人來想，現代的飛機如同帆船時代的重砲一樣。當時一發砲便能把敵艦的運動力奪去，繼之到達敵艦，即能登入。同樣情形在現在空戰中制服了敵人之後，再以大砲擊破。在陸軍作戰時也是同樣，以大砲擊破敵軍後，再以步兵繼之攻擊。因為用大砲的軍隊，不如僅用步兵奔逐馳驅為敏捷，所以我雖然是純粹海軍的軍人，也以為空中作戰的結果，對於海軍作戰仍然有非常大的意義。」

平田氏附加地說：

「美國海軍飛行隊長毛費持少將，有如下的話。

（日本的陸軍飛機因為很優強，所以美國艦隊在空中戰時，失敗與否，非我所能知道。將來美國的航空母艦數，就是成爲日本航空母艦數的十六成，美國的遠征軍因爲不能使用陸軍飛機，所以會更陷之於不利狀態！以我個人的意見，日本航空母艦的飛機，沒有什麼可怕。最令人恐懼的是日本艦隊，能受到陸軍飛機的援助。）

這些話是極有深長意味的。我想我國毫不疲倦地積極充實陸軍航空力，是不無理由的。」

日本的海軍軍人，評論砲術的一點，日本艦隊也比美國艦隊特別優良。竹富氏指出戰鬥技術的敏捷性，也有重大的意義；有如下的敘述。

「例如操縱十六門的大砲須要五十個人。這五十個人由貯彈庫中，把砲彈取出裝置上去，須要多少秒鐘？這却是能決定命運的。日本人因為很敏捷，「長門」和「陸奧」上的此項動作，只要三十秒鐘。」

對於這點，美國在美艦「考老拉道」和「麥里蘭」上的此項動作，須要三十五秒。其差不過僅只五秒鐘，可是連續發砲，就愈益後於敵人了。

所以常常選擇敵人的準備速度是必要的。研究進行海戰的新方法也是必要的。兵器的秘密能夠久為保守嗎，是不能的。敵人知道這樣秘密也好，不過更有新的秘密發生吧。

但是最要緊的是不要怕西洋鬼。這纔是要讓日本青年注意的。且須保持自尊心！

如此，就技術講，日本人也怕美國人。就戰略講，日本人也怕美國人。所以一旦有事，美國在初開戰時大概要先失去菲律賓吧！並且委任統治諸島的日本空海軍根據地也是要阻止美國艦隊破壞日本與荷領印度，中國，澳洲及印度支那之間的連絡的。然而美國若和英法提攜對付戰事的時候，在於日本，事態便完全不同了。

萬一英美聯合艦隊攻擊日本的時候，關根大佐對於那時所引起的問題，半談笑地回答說：

「縱若英美締結同盟對日作戰，然而還能有希望其他國家成為日本的同盟之餘地。無論怎樣看，日本艦隊是沒有預備和英美的聯合艦隊作戰的編置，但日本艦隊却是在「比以侵略遠東為目的而臨近遠東的任何勢力都優越」的口號之下編成的。」

一般日本人都是想着，英國和美國聯合對日本作戰，對於英國却是不利。並且他們都期待着：戰爭一開始，因為英國的「後防只有弱小的地域」，所以，「印度獨立運動和勞工運動都要高漲，隨着起來的就是內亂。」

因為這樣種種的困難，纔要和英國締結「友誼協定」的日本政策，自然可以明白。

#### (四) 英國說：「若希望和善，須準備戰爭！」

日本帝國主義要占領南洋的堅決慾望，給與英帝國政策的指導者以極大的不安。

日本在委任統治諸島上，仙達列島上和菲律賓羣島上，廣汎地建設牠的航空根據地，特別是能夠引起很大的危險的。日本海軍假使有了這樣許多空軍根據地的時候，對於英海軍，便會成了最大的威脅吧。若是沒有英美的對立，日英兩國早已無疑地火拚了吧。但是英美的對立，把日英的對立和緩了。依據新聞的報告，可以確切斷定的，是能夠看出英國海軍部支持着與日本締結同盟。

但是英國的政策，很明顯地這樣的接近是不可能的。今年正月，英國及英國自治領土的陸海軍代表者，在新

嘉坡為要研究太平洋印度兩洋的結合點的戰略的主權之強化方針，曾開會討論。而且這會議無疑地是關聯到風雲緊急的遠

東情勢的。

新嘉坡會議所研究的問題，極明白地可以看出來是要擁護英國領土和權利的大計畫。「若希望和善，須準備戰爭！」，這是英國對於友邦日本的「友誼」政策。

x

x

上邊所謂大計畫，第一，規定強化建設新嘉坡海軍根據地的步調，在一九三〇年的英國議會裏，預算以五百萬磅作為該海軍根據地的建設費，但是現在，為建設該根據地已經支出了五千萬磅之多。英國政府為促進和擴張該港的建設，而不惜以一切手段。預定在一九三八年完成，係比原來的規定期限縮短兩年。

新嘉坡要成一個能夠收容最大艦隊的巨大海軍要塞了。在新嘉坡管轄區內和馬來海峽的許多島上，建設着廣大的飛行場網。

據日本新聞的記載，新嘉坡的軍用飛機的數目，已經達到一百八十架。空軍的威力，由於英國發展空軍計畫，明顯地增加了，但戰時在短期間中還要以印度的空軍力來補充吧。  
英國要以牠的海軍和空軍，保證大仙達列島管轄區域的領有。除計化發展基本根據地新嘉坡之外，在新嘉坡以東，很廣汎地很遠地也準備着陸海空軍的根據地。

即是英國還發展着澳洲北岸的達爾文港，並在此港構築要塞，和立有澳洲海軍強化計畫。且為要購買蒂毛爾島，和

荷蘭及葡萄牙進行交涉。或是在新幾內牙的英國委任統治區內，企圖構築防禦陣地。

此外，英國，關於在荷領印度諸港的軍事的利用，與發展荷領印度軍用飛機場網，和荷蘭舉行着交涉。

英國在牠的防禦區域的左翼，盡量地強化香港要塞。在香港新設置有強力的砲台，建設有新兵營，創設有特殊的海軍義勇軍團，並準備着要建設最大的空軍根據地。

有着這種整個體系的準備，英國遇不必要時，能夠在太平洋中集中牠的巨大海軍力，也能夠充分地維持牠的強力空軍。

x

x

美國艦隊，臨近日本島嶼的時候，日本要是準備對抗美國艦隊的海空軍的包圍根據地，那末日本占領了菲律賓的時候，英國也要對於日本艦隊準備包圍根據地吧。

英國在太平洋岸，所謂能實現其帝國主義的企圖的準備，離完成尚甚遙遠。不過英國也和日本一樣，在太平洋中糾紛起來的時候，要維持牠的絕大權威。沒有別的，只是為要作「強奪」他國不能保守之地點的準備，而傾注自己的全力。

英國企圖在南美附近的福格蘭羣島 (Falkland Is.) 上建築新的要塞的消息，最近在各新聞上出現了，是特別值得提及的。此羣島要演正如「巴拿馬運河」的角色吧。

# 一九一四年與一九三四年

R. page arnot 著  
田自農 譯

本文之主旨在於藉追述一九一四年以前英國當局之積極備戰情形，以論證目前大戰危機及一般民衆在這次戰爭中應取之態度。本文之論述對象雖屬英國，但可從英國以概其餘，爰爲譯出，以饜讀者。

英帝國主義者爲了打擊其敵人德意志而開始的戰爭準備，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以前的十年間即已不斷的進行與加速。隨了備戰工作之進展，一方面進行着外交上的準備，他方面一般自由黨政治家更經常發表各種響亮的和平言辭。此等外交的與軍事的雙重準備之進行極爲秘密，致使德國當局受其愚弄而不明瞭英政府底真正意向；即英國民衆在當時也受其愚惑，竟致相信：完全『無籌備的』『和平的』英帝國『站在光榮的立場上』必出於維護比利時底『中立』之一途。此種信念在現在仍然普遍地流行着。因此，在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二十週年紀念的今日，曝露該次戰爭之所以發生及英帝國主義者如何於事前秘密備戰，以便民衆有利地來應付當前的戰爭危局，寔屬刻不容緩之圖。因爲，我們處於一九三四年，實無異居身於第二次世界戰爭爆發的前夜。

## 一 德意志與『無準備的』英國之衝突

遠在二十世紀之初，英德二帝國主義者間底敵對局面即已潛滋默長，資本主義之古老國家的英國，在彼時已逐漸失去其在世界市場上的獨佔地位，而讓位於一般後起之秀的資本主義列強；德國攜其高度發展的技术與獨佔的產業組織

，實處於這般後起國家底最前線。這種在世界市場上的敵對行爲，不但表現於爲張伯崙所發端的關稅戰爭上，且表現於一種一致的與顯明的政治家底聲浪上，如反對德國貨，反對德國移民，反對德國『優越』，德國海軍，以及德國其他種種。一般海陸軍將領，每日郵報(Daily mail)類的新聞紙，幸德曼與卜萊乞佛式的『社會主義者』，以及各地咖啡店的政治家，都相率參加這種呼聲。這便是資產階級反對德國戰爭之意識上的準備。這種論調不但是公開的，而且盡一切資產階級宣傳機關之能事竭力使之廣播；海軍底大量擴張並不會隱蔽，且也不能隱蔽，實言之，那種擴張反有賴於戰爭意識之煽動，以便達到最大限度的完成。一切這些都是公開的。但是外交上的縱橫捭闔及實際的軍事佈置，却保守極端的秘密；關於這，不但英國一般大衆無從探悉，即內閣中極小範圍及少數御用專家以外的統治階級本身也是不知道的。所有這些都在於烘托出一張圖畫，藉以表示未來的戰爭是道地地德國加害於清白的英國。

事實上，此種欺騙工作異常成功，致使那般騙術家在某一時期都爲之感受苦腦，因爲由於他們底主持人道及爲世界



和平與改造而致力，最初攪得了世人底讚揚，而現在卻飽受責備，謂彼等不應將英國陷入於這樣一種『無準備的』狀態。因此，當大戰結束後，郝爾丹（一九〇五至一九一二年）的軍部大臣及邱吉爾（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五年的海軍大臣）輩著筆著述自傳時，均將『無準備』的舊調附加於另一個極端相反的節目下：『我們如何準備戰爭』。此外，另一些海陸軍將領也紛頭著述自傳，竭力將歷史底文句引導至於自己有利的方面，期以辯護其本身之榮譽。現在從這些資料中已可將直至大戰終期當保持秘密的情形大白於天下，布爾什維克黨人所公佈的秘密條約，不過僅能宣示其中之一部而已。

## 一一 備戰的第一階段

帝國主義時代英國外交上的備戰工作，以一九〇一年英日同盟之締訂為濫觴。一九〇四年，外長蘭斯頓氏拋棄了夙不牽涉歐洲事件之古訓，與法國締結英法協約，這一條約後來發展為帝俄英法三國的協約。整個的歐洲便由此分成了兩大武裝集團，這兩集團間底對峙局面在戰前繼續了十年之久。一九〇四年及一九〇七年以降，世人心目中唯一的問題即在猜測在何處及何種問題中足以引起大戰的爆發。一九〇八年，奧國哈卜斯堡（Hapsburgs）以德國為後台吞併了波斯尼亞（Bosnia）及海澤哥溫納（Herzegovina）。一九一一年，在河加德（摩洛哥）危機的數月間，戰爭之爆發間不容髮。一九一二年，第一次巴爾幹戰爭發生，由此幾乎招來了整個的歐洲大戰。最後，在一九一四年八月，戰爭終於到來了，此時距外長格雷爵士在下院中否認英政府參加任何協訂以捲入德法戰爭之答辯，為期不過三個月左右。這是一種謊言

。為了掩飾這種謊言，總理大臣愛斯葵氏發現了比利時『中立』的借口。但在十餘年底過程中，這種謊言還不過僅屬於對英國勞働階級及一般大眾所演的整套欺騙把戲底一部份。

自一九〇六年一月登台的自由黨政府（從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一五年五月），在當時被視為努力世界和平，保障與改造的政府，實際上，完成戰爭準備以消弭英帝國主義者底最大仇敵德意志，却不多不少正落在自由黨內閣——或內閣中底一小部份——底肩頭上。在過去五十年間，英國軍隊多用於開拓疆土及掃除野蠻民族底海外戰爭上，現在却轉而用之於反對德國底大陸戰爭。為了實現這一目的，自由黨軍部大臣郝爾丹以前的歷屆保守黨人，早已着手準備了初步工作，即：第一，設立帝國參謀本部，第二，聯絡各方軍隊發起帝國國防委員會。這種種新設施在郝爾丹底統治下達到了完滿的成功，在這種種設施下，英國底軍隊改變了固有的攻擊目標。郝氏說：『遠征軍，防衛軍，及非常後備軍，已由對現代戰爭有深切造詣之軍人在我輩監視下組織起來，且納之於一種最新原則之上』。一九〇八年，此種佈置已告完竣，以後數年多花費在對遠征軍之更進一步的準備上。『我們在彼時所要完成的工作，在於集中一六〇，〇〇〇的軍力於比利時對面的邊境，此種集中過程在一九一一年需十五日始可完成，但在以後僅需十二日』。另一方面，『英國海軍軍力在一九一四年以前也達到了歷史無匹的程度』。（郝爾丹傳，頁一六〇）海陸軍底準備工作與國防委員會底籌謀擊劃同時並進，委員會底秘書漢基爵士『設計並草就了一本卓越的戰略書籍』，這一書籍對戰爭策略之叙述極稱詳盡，『不但各種必要的命令之草稿，即各種必要的電報之草稿，



都在漢基爵士底計劃下於事前準備出來。(郝爾丹傳)一切這些事件皆保持於一個極端狹小的範圍內而不使溢出，(誠爲郝氏所說：『自然啊，保持秘密是最要緊的』。)陸軍將領魏爾孫爵士曾追述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舉行的一次國防委員會會議，出席這次會議的人員，除了五六個海陸軍最高將領之外，現存者只有愛斯葵，魯意喬治，郝爾丹，格雷，邱吉爾及麥肯納諸人。總之，戰爭準備以極大的速率進行着，備戰底步調異常鎮靜，備戰底工作異常完密。

『蘭斯頓爵士於一九〇四年所締結的英法協約，由二國間另訂對德保持海陸軍共同行動的計劃而加以補充完成』。(李賓頓傳，頁十五)英法『軍事會商』在官方稱之爲確切的協同戰略，一九〇六年一月十日由新自由黨政府正式批准生效。據李賓頓氏說：這次會商底條件『繼續生效，直至一九一四年大戰爆發時爲止。這種條件將英法兩國底軍事人員置於一種密切合作的基礎之上，並促使各種海陸軍及運輸計劃逐漸實現，以便將我國軍隊迅速輸送至法國』。該年間，更與比利時當局訂立同樣的條約。『由此，吉爾孫將軍便訓令我國駐不律塞武官，着其與比國當局協議是否可輸送英兵一〇〇，〇〇〇人於該國』。(魏爾孫傳，頁八十九)所以，當『中立的』比利時被德國黷武主義所『破壞』以前的七年間，在比利時底戰壕內早已由法國及其同盟者比利時開始進行軍事的準備。海軍方面也展開了同樣的佈置，據邱吉爾說：『一九一二年八月間，閣議決定英法間之海軍談判，應做效自一九〇六年來兩國參謀本部所舉行的各種會議，迅予舉行』。邱氏又說：『一九一二年，英國已將其全部戰艦輸送至北海岸，法國也移其各式重艦於地中海，因而兩國間在海軍

上之合作意識益臻濃厚』。

## 二 欺騙的最高點

資產階級代言人底騙術，至一九一四年七月達到了最高點，此時戰爭爆發之最後的一擊已在開始，而一般英國太衆却被迫承認英帝國主義者是世界和平的主人翁。該月間各處都在讚揚着格雷爵士底名句：『爲和平而掙扎』德政府竟由此墜入五里霧中。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魏爾孫爵士在其日記中有這樣的記載：『俄國已下令動員十六個軍團，奧國開始移動十二萬精兵，德法仍保持沉默的態度。下午三時愛斯葵對道格拉斯來了一道命令，令其注意『預防時期』，我們如言而行了』。德法保持沉默的態度啊！該日底前一日，海軍部曾對世界各處發出了下面一道秘密無線電報：

本文並非警告文書，但歐陸局勢已使協約國與同盟國間之戰爭萬無可免，希各準備大戰之來臨，並對君等統馭下之戰艦加以適當之配備。此等策略純出預防，切勿使非必要之人員知之，因絕對之秘密仍須確守。

(邱吉爾傳，頁一二〇)

事實上，遠在大戰爆發前，當『英國是否應該捲入戰爭漩渦』的問題尚在各地舉行學究式的辯論時，英國艦隊已實行動員而各向戰時位置出動了。

最後，關於最高欺騙技術之真象，可以檢閱海軍大臣底親供：

在這些事件中，我底職務極爲單純。最初我們即已決定：外交底局勢不得超越海軍底局勢，在德國未確知我們是否參戰以前，或者，在我們自己尚未決定以前，英國艦隊即應各處於戰時地位。(文斯頓傳，頁一一五)

誠然，戰爭即起後並未按照預期的情勢而展開，協約國底軍隊也不會依照英法參謀本部底預測於一九一四年聖誕節日進佔柏林，但英法帝國主義者在估計上的錯誤（德帝國主義者底估計也錯了）並不等於不曾備戰，實言之，彼輩早已竭精殫慮地準備戰爭。

#### 四 勞働階級才是真實的『無準備』

勞働運動在各方面都表現着『無準備的』狀態，整個的國際及其反戰綱領，在大戰爆發底初期即已完全崩潰。但那種綱領也未能十分清晰與確實。一九〇七年的斯梯加會議，一九一〇年的加奔海琴會議，以及一九一二年巴斯爾舉行的反戰會議，總之，在戰前歷屆社會主義政黨底國際大會上，都會以正確的言辭建立了大會底綱領。巴斯爾宣言劈頭便引用了曾經兩度為全世界社會主義黨人通過的有名的生動文句：

在斯梯加及加奔海琴兩次大會上，國際方面為全世界普羅列達里亞製訂了下面的反戰戰爭之主導原則：

當戰爭表現着爆發的威脅時，參戰國家底勞働階級及其議會代表有與國際聯合行動及使用一切有效手段以阻止戰爭之爆發的義務；此等手段隨着××鬭爭及一般政治情勢之尖銳的程度為轉移。

在戰爭爆發後，我們底義務即在參加戰爭，以促使戰爭之迅速消滅，並努力利用隨戰爭而發生的政治的與經濟的危機，藉以喚醒一般大眾及加速資產階級統治之沒落過程。

宣言繼續說：『最近的事態已經不止一次地加於勞働階

級一種任務，要求他們對嚴密的計劃與一致的行動貢獻其最大的努力與奮鬥』。

在大戰爆發前，這種全世界社會主義政黨及職工會所一致贊助的政策，在英國進行的怎樣呢？答案是：那種政策並未見諸實行。當戰爭到來時，勞働大眾卻完全『無準備』。姑無論自斯梯加第一次大會以來七年間的情形如何，在巴斯爾宣言發表後二十個月，勞働大眾底任何階層都不會表現出貢獻其『最大的努力與奮鬥』的徵象，而這種努力與奮鬥卻是為以前所倡導，且為後來的情勢所急切需要的。少數的書籍與小冊子雖然不斷的發行，但對於『普羅列達里亞任務』之系統的實現，社會主義政黨及其議會代表反絲毫不做準備，寧可說，英國有組織的勞働大眾——暫不論普羅列達里亞全體——對大戰危機之瞭解，遠不及其受戰爭煽動之熱烈。此時雖仍然痛恨軍火商人之製造罪惡，但這種痛恨心理卻伴隨着對格雷爵士底善良意旨之悲憤的信任。

社會主義國際之相對的正確分析及其實際的應用，現在由一種對戰爭之模糊的與空洞的憎惡情緒所代替，此種情緒無疑地混亂了對戰爭原因之正確的瞭解。普羅列達里亞底任務為布爾喬亞底和平主義所攪擾，勞働大眾於不知不覺之間逐漸趨附於布爾喬亞和平主義底影響之下。對於此種『和平主義』底把戲之玩弄，魯意喬治及其閣僚堪稱無比的老手。

於是，勞働大眾底鎖練遂愈見牢固，這一階級底反戰情緒完全為布爾喬亞底毒質的和平主義所融合，從此以後，只要有魯意喬治或格雷底一篇演說，即可使勞働者心悅誠服地相信一切都是安全的。於是，在戰爭爆發時，勞働大眾完全

接受了以下的論調，即：如果偉大的和平愛護者魯意喬治或漢德森主張參戰，那末，英國底理由必然是公正的；我們必須保衛英國以反抗侵略者，或犧牲一切以保衛比利時；我們必須參加這最後一次的戰爭，以戰爭消弭戰爭。結果，熱心的戰時和平主義者漢德森氏遂得以將英國勞動大眾引導至殺人的戰場，恰像將牲畜引導至屠宰房。

勞動運動之可憐狀態，從其左翼在每日郵報的表現上，可以得到最好的說明。該報爲左翼所主辦，在彼時爲一反對勞工黨及職工會領袖機會主義政策之主要言論機關。在一九一四年七月及大戰爆發前三日的期間，每日郵報可視爲『無準備狀態』之典型的代表。該報雖一批批揭載通訊社底稿件，卻不發佈任何論評，尤不表示每日郵報與工人間保有何等關係。該報揭載出在七月十六日法國社會主義政黨大會中，曾有一六〇〇代表投票贊助哲里斯革命及國際反戰同盟罷工；此外更揭載斯皮海德之海軍集會及巴爾幹紛爭。但它卻不曾發佈任何的言論以促起英國勞動階級之呼聲。不但如此，即在各國紛致哀的美敦書及軍事動員的消息公表後，每日郵報仍繼續保持沉默的態度。二十八日，國際社會主義總局集會於不律塞，大戰底危機已迫近眉睫；雖如此，在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日間，每日郵報社評對英政府底責任問題及格雷爵士本人仍不加以任何的論述與批評。在邱吉爾氏二十七日的軍事動員令發出三日之後，該報不但不積極從事堅決無情的反政府鬭爭，反希望政府嚴守善意的中立，左翼機關報底，可憐程度一至於此！當該報披露八月三日特拉發加大示威的消息時，尤足以顯示其童叟與無知，彼輩於消息後面附以格拉海姆底一段演說辭，並對之表示明顯的贊許：

當自由底母國英格蘭重新運用其武力以襄助和平與人道時，世界上每一個文明國家都會感到一種尖銳的震動。

我們底政治領袖要求羣衆之歡忻鼓舞以投身於維護和平的領域。

聽啊，這便是『反對戰爭』的演說辭！顯然地，在這演說與該氏在同一時期所發佈的其他煽動的演說間，並不存有若何的區別。政府若欲掃除這種微弱的反抗，或將每日郵報上之所謂『普羅列達里亞底任務』轉變爲『爲皇帝與國家而戰爭』，並不感覺絲毫的困難。

### 五 一二十年以後

在二十年以前的一九一四年，英帝國主義者對於戰爭有着完全的『準備』，這種準備是積極的，周到的，沉默的。但在勞動運動方面卻是完全的『無準備』，其政策便是任意動轉與接受欺騙。

一九三四年底情形如何呢？此時英帝國主義者又在殫精竭慮地準備戰爭，但它卻面對着種種新的局勢和新的問題。前一次戰爭引起了資本主義之一般危機及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一個戰爭與和平底時代，目前的時代正與此相同。現在資本主義底世界版圖已經縮小，在其六分之一的面積上出現了蘇聯共和國。一九一四年以前，殖民地革命不過是天空中底一片烏雲，現在卻捲起了一陣狂風，並曾經兩度對英帝國主義施行嚴擊……世界市場較以前的面積萎縮了三分之一，資本主義體系表現着臨死的掙扎……在一切國家中，沒落的資本主義都拚命地加緊其對生產手段的獨佔，這在現在已經成爲人類生產力發展上的一種桎梏。在一切國

家中，資產階級爲了維持其掠奪的統治，不惜出之以新的法西斯手段，試觀德、意，及其他法西斯國家之囂張活躍，戰局顯例。因爲帝國主義者在未取得『後防』底安全以前，他們是不敢輕啓戰端的。

英帝國主義者現在遭遇到了新的世界，新的問題，和新的敵人。一方面資本主義列強正在從事反蘇聯鬪爭，並企圖由此建立一個有效的反蘇聯同盟；他方面美國又成爲英國之最大敵人。雖然具有二十年悠久同盟歷史的英日兩國間現在仍保持着友誼的諒解，但在這種『朋友』間也發生了貿易上的敵對與衝突。這些矛盾之推演，勢必引起更深的矛盾。如美日戰爭一旦發生，英國定將幫忙日本，那末，『白色帝國』底聯合必然陷於全部的瓦解。

更就英帝國全體及其與葡萄牙、荷蘭等同盟國間的關係上以觀，任何的戰爭都將招致巨大的裂痕，殖民地革命已在敲着英帝國主義者底大門。『英國底危機便是印度底機會』。

除了這種種足以轉變英國全部形勢的新因素以外，在一切聯盟國方面也顯示着風雨飄搖的狀態，老實說，目前歐洲形勢之緊急遠超過當日的一九一四年。但是最足以引起大戰爆發之主要特色，尤在於垂死的資本主義前進發展可能之缺乏及其忽冷忽熱的驚風症。隨了每一次新的病態之發生，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又促起更大規模的擴張軍備之新的刺激

。『備戰』的呼聲已經普遍於全世界。

但在民衆運動方面底情形如何呢？是否已受到了前次的教訓？是否仍抱持着空洞的和平主義，一俟戰爭底火焰燃燒後即化歸烏有呢？空洞的『無階級的』和平主義依然存在着，不過已經不復成爲廣包一切的雲霧。因爲，一方面，職工會領袖如卜洛雷及斯威爾斯，勞工黨政治家如阿蒂里及漢德森之流，都帶着本來的面目而登場，前一次他們在行動上雖然是騙人的政客，但在口頭上卻仍自居於反戰的社會主義者，這一次，在戰爭爆發前，他們已宣誓贊助大英帝國主義。自然啊，他們仍不忘附帶聲明，未來的戰爭必然不屬於侵略的戰爭，但在一切歷史教科書上都載明着，大英帝國從未參加過任何侵略戰爭。這一次他們所要扮演的劇目在事前已經十分明顯，實際上，他們底態度山前後兩度勞工黨政府底積極備戰上早已清楚地表示出來了。

另一方面，英國廣大羣衆間之反戰情緒也在迅速地發榮滋長，在這種情緒中逐漸結晶了一個反戰的核心。當前的急務在於將這種反戰的情緒在民衆之對戰爭的態度上明顯地表示出來，以便擺脫一切資產階級和平主義底混淆與擾亂。這一點要求民衆從事反對一切備戰政策之經常的鬪爭，同時，在這種鬪爭中，更須建立一反對一切戰爭製造者之有效的運動。

一九三四，九，二十四。

# 現代租稅制度之構成與戰費負擔分配之決定

崔敬伯譯

東京之日本評論社，本年暑假前後，曾有一『新經濟全集』之刊行，全書共三十二卷。其中之第二十三卷，為慶應大學教授高木壽一所著之『戰時財政論』，高木為日本新銳財政學者之一，其書之內容，雖不免兼雜之觀，但對於財政之研究，頗能抓住時代之癥結。茲特摘譯數段，以當介紹，使國內讀者，慨然於各方面戰雲的襲來。二三·九·二四·譯者識。

現代資本主義國家財政中，其經常收入之大部分，屬於租稅。官業與官有財產收入，較之租稅，瞠乎其後。有些國家，有時可從外債賠款，獲得多額之收入。至於臨時收入，則以公債為主。

據德國統計局之調查，當一九二九年頃，經濟恐慌尚未顯著之際，資本主義諸國之國家財政收入，其主要之項目，有如左表：

國名	英國	美國	德國	法國	義大利
年度	一九二九至 三〇年度	一九二九至 三〇年度	一九二八至 二九年度	一九二九年度 三〇年度	一九二九至 三〇年度
總收入	七五四 百萬鎊	四一三一 百萬鎊	一一四四四 百萬馬克	五六五〇八 百萬法郎	一九八二〇 百萬利拉
(一) 租稅收入	六六一	三六〇七	九五〇五	四五七四七	一六三一二
(二) 官業官有財產收入	二九	一二四	八三三	一七五〇	一〇四六
(三) 公債收入	四	—	三四二	—	七八三
(四) 戰債賠款收入	五〇	二五〇	—	七七三四	七二一

自右表所示觀之，國家支應政費之收入，實以租稅為大宗。即在戰後所行之戰費負擔分配過程中，所謂債戰賠款之收入，非一部抵銷，即全部抵消，所依賴者，仍然以租稅制

度為主。對於現代租稅制度之構成，若加以分析，可區別為收得課稅，所有課稅，支出課稅三個體系。

租稅係自國民所實行的貨幣強制徵收，各個之租稅，表示個別的形態。其所以有此差異者，即因經濟的事實之不同，在納稅人民之間，認為稅源之租稅給付能力，自異其存在；且各人相互間，其能力之大小，又有不同，故於課稅之際，不得不有種種之差別。

所謂『收得課稅』者，凡具有貨幣價值的經濟財，按營利的方式或非營利的方式而取得之，據此以推定其稅源的存，而賦課之，是為收得課稅。例如『所有稅』，『收益稅』，『相續取得稅』，『財產增價稅』等類屬之。『所有課稅』者，以財產所有之事實，表示其稅源之存在，對其所有者而課之以稅。『一般財產稅』，『特別財產稅』，『遺產稅』等屬之。『支出課稅』者，無論何人，無論以何等之目的，凡以支出消費為稅源，而直接簡接課稅者皆屬之，其以某種支出或消費之事實為目標而課稅者，是為直接消費稅。其以某種貨物消費者負擔租稅為目的，而課稅於貨物之生產者，販賣者，或輸入者時，是為間接消費稅。着眼於某種貨物之製造，販賣，輸入之事實，間接地，推定其稅源之存在，是即此類租稅的特色。

現代國家之租稅制度中，屬於『所有課稅』者，比較的少。英美之遺產稅，法國相續稅之一部及德國之財產稅屬之。

各國民間，所具有之稅源，無非所得及財產。惟通常所

課租稅，多以所得為稅源。惟相續稅（或稱遺產稅），始具有實質的財產稅之性質。至於經常財產稅，亦由財產收入，支付租稅，形成所謂『名目的財產稅』。即在相續稅或遺產稅，雖屬於實質的財產稅，而租稅之負擔者，仍為財產所得或企業所得之收得者。

由是觀之，各個之租稅，既自各人之所得而支付，故租稅體系之區別，實可分為左列二種：

- a. 所得之形成，收得 ein kommen bildung.
- b. 所得之使用，支出 ein kommen verwendung 此種區分，對於租稅負擔分配之分析，實為有用的一手段。

德國統計局，對於英美法德之租稅，而區別其『所得收得之課稅』與『所得使用之課稅』時，關於『販賣稅』（Umsatzsteuer）究應歸屬於那一類。曾成為問題。『販賣稅』一稱『一般交易稅』（Turnover Tax or General Sales Tax），除英美日本外，所有世界主要各國，均已採用。此種租稅，除極少數的例外，對於一切之買賣交易，不問其損益如何，均按其交易金額，依照課稅標準，課以劃一的稅率。對於奢侈品之買賣交易，適用較高之稅率。此稅與各別的消費稅不同，屬於一般的消費稅。換言之，即應歸屬於『所得支出』課稅之部分。茲就德英法美之租稅內容，區分其所屬類疇如左：

一九二八年度德英法美之租稅（國稅及地方稅）	
所得收得之課稅	所得支出之課稅
百分率	百分率
德 八五九〇百萬馬克	五八〇六百萬馬克
英 五八八百萬鎊	四〇・三
法 二二六五三三萬法郎	三二・七
美 七四四五百萬美金	五八・五
	二二・二

英美所稱之「直接稅」，大抵與「所得稅」相當，所稱之「間接稅」，大抵與「所得支出之課稅」相當。直接稅常運用「累進課稅主義」，租稅負擔，重於富而輕於貧；間接稅常表現逆進課稅作用，租稅負擔，則重於貧而輕於富。且實行累進課稅之租稅，常有免稅點之設定，結果則同為收付課稅，而其負擔之分配，頗不相同。茲據英國有名之科爾文「國債與租稅調查報告書」(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National Debt and Taxation Pp. 94-5) 所載，表示英國租稅負擔之分配如左：

所得額(鎊)	直接稅百分率	間接稅百分率	合計
一〇〇〇	—	一一·九	一一·九
一五〇〇	—	一一·六	一一·六
二〇〇〇	—	一〇·六	一〇·六
五〇〇〇	二·〇	四·二	六·二
一〇〇〇〇	八·一	二·九	一一·〇
一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	一·二	三一·二
五〇〇〇〇〇	四四·二	〇·二	四四·四

於此所謂「直接稅」，包括所得稅，超過所得稅，相續稅等。所謂「間接稅」，包括消費稅，關稅等。合兩種租稅之負擔而通觀之，固足以表示其「累進性」。但若與戰費負擔之分配相對照，即可得相反之結論。

吾人試觀戰前戰後國家經費比較表，那知戰後國家財政之主要的經費，厥為公債費。當戰爭進行之際，為調達資金

起見，不得不仰賴公債。公債之應募者，概為具有租稅給付能力之人，應使負擔租稅。但既應募公債，提供資金於政府，即不負擔戰費。公債所有者，因公債本利之償還，可以得對價。有人以為戰後為支付此等經費之故，有產者亦不免遭遇累進的苛重之課稅。但課稅之結果，不過在有產者間，解決國家之債務關係，對於國家現在之政治設施，可謂毫無貢獻。

一九二八年度，英國之累進的直接稅收入，為三億六千七百萬鎊，而公債費即為三億七千五百萬鎊，內債費為三億四千萬鎊。富者負擔之租稅，僅能了却富者應收之債款！於是國家經費之其他部分，不得不仰給於重於貧，輕於富，極端逆進之間接稅！英國之有產者，一見之下，似有重課之觀。但是此種賦課，不過將從前戰時即應支付之租稅，延至今日以支付債務費。對於現在之政治費，有產者之實質的負擔，較之貧者，毋乃太少！收入百鎊者，間接稅之負擔，約當百分之十二。收入一萬鎊者，對於間接稅之負擔，僅得百分之一點二，負擔之不公平，孰甚於此？號稱維持最累進的租稅制度之英國，尚且如此！其他之資本主義國，更不足觀。

課稅乃國家活動之一手段。租稅制度，離開經費，即不存在。各種之租稅，將充當如何之經費？當構成租稅制度時，不可不把捉此點。不知目的(經費)之為何，而考慮手段(課稅)，必不能判斷其是否得當。世界戰後之租稅制度，其一般的性質，假令在外觀上，係累進的，若將收入與經費聯帶觀察，則實質上租稅負擔之分配，乃屬逆進的性質。



## 教育從業者底信仰之討論 (一)

王西徵譯

上期已經提到：因為拉普(R. B. Rap)所發表的「教育從業者底信仰」一文，引起白格萊(W. C. Bagley)底尖刻的批評。這裏譯的，便是白格萊致拉普的那封公開信。白格萊也執教於「哥倫比亞大學師範院」，並為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Supervision雜誌底編者之一，國內教育界對他的熟悉，是僅次於杜威，孟祿的，就不多介紹了。

親愛的拉普博士：

在編輯到你那篇有意思的論文時，我最注意的，就是你給「進取」所下的定義：「所謂「進取」，就是在信仰及實踐上，對於現狀多少是在揚棄着的。」這彷彿證明進步與單純變化是一致的。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都屬我們現狀底一部分，可是「揚棄」而壓迫這種自由，如現時在共產主義及法西斯主義下所盛行的，照一般通用的意義說，是既不能算「進取」，也不能算「進步」的。

再說，我簡直有點弄不清楚，你（在「進步派」的教育理論上加了好些羅索）像使用灌過鉛的骰子一樣，使用許多帶着感情意義的字眼。「靜」之與「動」，亦猶「穩定」之與「不穩定」，但是在使用上，前一組的用意却恰與後一組相反。「自動」與「被動」帶有同樣的感情的意義，在使用上確使真意含混，例如，在「成就他人業已遂行的事，是不須智慧活動的」之斷言的形式中。

我總覺得，使用這些字眼，成一種對人宣傳的企圖。俄國人是善於解宣傳心理學的，即如：常論及它們底教育制度

近年之急遽變遷時，它們總說是「革命的」，而不說是「反動的」；在它們關於「新」的教育程序的公告裏，都有趣地表現出來。其實那是第一等的反動，而且，我相信，在教育史上是空前絕後的。

讀過你底論文之另一個感想，就是在你那「進取」的類目裏，永恆價值已經預先反映出來了。舉「個人與集團」這對比為例：你底論點已經暗示一種堅強的信仰，即集團主義在一切條件下都是最好的社會法則。很清楚的，這不合事實。游牧的阿刺伯民族和美索布達米亞民族，從不可記憶的年代起，就已經是共產的了，因為一種共產的社會法則在荒原中已經很適用於團體生活了。可是它們一旦定居為農人，由於荒原的運輸很迅速地被汽車取代駱駝的地位，人數是增加了的原故，共產主義就成為嚴酷的桎梏，它們這時所需要的，却是慷慨地承認「可恨的個人主義」。往後，在高度工業化的社會秩序下，如我們美國今日所特顯的，個人主義又成為桎梏，集團主義便又須努力提倡了。

在你那類目裏還好像很雜亂地混同了事實問題和價值問

題。「遺傳與環境」這對比，包含事實問題，合理的態度必須依據隨時可用的事實的證明。現在，事實至少證實了些許的樂觀。「學術的與直接的生活」之對比，也包含一個事實問題。合理的選擇應該依據對兩種理論底考察，看那一種更能使教育煥揚其基本的功能。假如我們同意於：社會福利和社會進步底保證就是教育之最後的功能，那末，應有的合理工作，即由這兩種理論對社會福利與進步之確實的影響或可能之影響（若缺乏事實的證明），而判斷其相對的價值。有一種很嚴正的教育價值論，着力於教育材料及經驗與「直接的生活」之分離。你可以不同意於那種教學，但是若對於社會福利和社會進步之影響這標準來公平判斷，則又好像與那對比的敵手，可以分庭抗禮了。

你證明教育教師因其較「進取」，思想也較其他組別為清楚，堅定，這也是使我不能苟同的。你是由於它們準備，而考量到它們底堅定。那準備使它們認識同一類目中有些命題和旁的命題底關係。這些相似的命題，在教育文章和討論裏是習用着的，而且其中所反映的理論也不過是教育之「職業的學生」（意指教師）間之普通的學識而已。再者，一部分這種教育之「職業的學生」是受過一位或更多的「陪審者」（意指拉普等教育教授）之相當訓練的。那末在這種歷程中，教育教師被證明既具較「進取」的態度，又能較堅定地認識同類命題，是否足以驚異呢？師範學校行政人員之有較高的紀錄，同樣地，可以用這種事實解釋，即它們也是教育之「職業的學生」，許多是受過「陪審者」底訓練的。

據我底瞭解，你用你底材料所引出的結論是：清楚和堅定的思想是與你所規定的「進取」的心理態度相輔並進的。

這種結論，祇要一眼看它和皮特生（Peterson）底研究是衝突着，便好像有些動搖了。依皮特生底研究，在師資訓練機關的導師中，「進取」的態度是在一種有趣的形式下顯示其差異。依二十七位教育教授為準，導師們有如下的排列：

- 一·二十七位教授（最「進取」的）。
  - 二·師範學校教員。
  - 三·師範院教員。
  - 四·文學院教員（四組中最不「進取」的）。
- 在另一方面，用「是非法」——即你用以考察清楚與堅定之一種工具——則得到一種幾于相反的排列：

- 一·二十七位教授（最清楚與堅定的思想者）。
- 二·大學教員。
- 三·文學院教員。
- 四·師範院教員。
- 五·師範學校教員（五組中最不清楚與最不堅定的思想者）。

照組別說，大學及文學院教員，在許多致察中，表現出較師範學校及師範院教員為更傑出更有訓練。它們大部都是教育科門之外的，對於它們所被試的材料（「調查表」）根本不曾習練過。可是，這兩組教員在思想底清楚與堅定上却超過了師範學校及師範院的教員；而後者則在反映出對於教育事業之「進取」的心理態度這點上超過前者！

摩斯曼（L. C. Morssman）博士致察美國中小學教育領袖及高級師資訓練人員的結果，發現對於教育問題之「進取」的態度在教育最落後的幾州裏最強，在教育最充實的幾州較弱。這和皮特生所發現最低級的師資訓練機關的教員最

爲「進取」，好像是十分一致的。

再說到：在師資訓練的課程中，你對於教育專業科目之不能和教材科目同樣增加，表示失望。那是實在的，而且我個人也會預見到這種運動：因爲我相信教學技術與技術學最好在與教學的材料之聯絡中獲得。但是伊文敦（Evertsen）博士和我及其他對於教材之職業的處理的建議者，給與這種運動的影響並不算大，倒是喚起一種新生的信仰，即豐富的文化與廣大的學術平面應視爲教師之「職業的」準備中有至上價值的部分；更有一種修正的信仰，即這種需要是不能由於增加「教育」中的必修科而得以滿足的。

其他的要點，也可以提到。例如，學生總是覺得它們底需要最好用充實的教材科目去滿足，而不用教育科目。「全國師範教育調查所」也發現，師範院學生很堅決地趨于選教材科目，而不願修習既定的教師訓練必修課程。我以爲現在教育教授們在低級學校裏增加許多教育政策與程序，並幾乎完全統制着，已經不是獨力所能勝任的了；與其他方面豐富

的學者之合作，是會發出滋補的影響的。

如皮特生在他底研究裏所示，美國教師是被積極的與消極的口號和標語支配得前仰後合了。積極方面的語句如「統整化」，「活動」，「動的」，「改造社會法則」等。消極方面，則用繼續增高的武斷反對下列語句底涵義：如「訓練」，「操練」，「系統的與連續的」，「啓示」，「純學術」等，最近又被加入一個新的妖怪，即「分析化」。我們似乎處于放棄這可怕的字眼所能應用之一切意義的前夕——正當這個時候，蘇聯既爲了整個的學校時代而給「統整化」一個清楚的軌道，却又將這可怕的「分析化」作爲兩大目標之一，以進行其教育的「革命」！

很抱歉，累你讀這樣長的一封信。但是，這裏是在爭執着一個太關重要的問題，在這問題上所負載的每一點邏輯的和事實的證明，都應該整頓起來列入陣壘。敬致誠懇的問候。

白格萊。

## 兩個民族底降生

Boross 包魯斯著  
王一真譯

這是巴塞爾德文版政治經濟週報的記者 Boross 先生遊歷蘇聯時所寫的一篇通訊，從這片斷的短文中頗能看到蘇聯的各小民族如何地走上文明底大道，五年計劃到底給了牠們些甚麼。如有機會當陸續發表以慰國人對蘇聯消息的渴望。

編者

坎巴爾狄諾與巴爾克爾區域 (Kabardino-Balkarisches Gebiet)……我們在學堂中上地理課時從未聽說過這個地名

。與我同行的德國的，奧國的及瑞士的工人代表們也不知道這一區域，只有一位代表猜想着說，在那裏居住的大半多是

高加索的野蠻山民吧。一位與我們借行的俄國女同志(同志這一名詞現在已成爲蘇聯通行的稱呼了——譯者)八年以前曾經到過這個地方，她與高彩烈地向我們敘述這些山民說，牠們是這樣熱烈地參與社會主義底建設，牠們已從蘇維埃政府得到了高等的勳章。這位女同志又向我們警告着說：那兒的確還有許多落後份子；一些婦女或者還披着蒙面紗；希望同行的女代表們着上束胸的襯衫與長袖的外衣，俾不至惹人注目。這一區域底首都挪爾奇克(Nalchik)只是一個較大的農村，有五千至六千居民；在那裏是不能以歐洲的眼光來判斷的。

我們這樣地準備以後，沿途上浮着幻夢的異國風味的期待心到了挪爾奇克城。但是出現在我們眼前的不是一個較大的農村，而是一個美麗的，清潔的，富于文化氣味的小城，有四萬多居民，有壯麗的建築物，美妙的公園，運動場，學校，劇場及一家大旅社。

來參觀的代表們『激憤地』向那位女同志進攻：『你到底給我們瞎說了些甚麼呀！』但是本地的同志們作了她的救星，向我們說：她沒有罪過，並無有說謊；不只八年以前，就是四年以前這裏仍然是像她說的那種情景。挪爾奇克曾經是一個小村。這裏從無有過兩層樓的房舍，以前在這裏生活着的是一種落後的牧畜的民族。現在在這裏所看到的文化與文明都是蘇維埃政權底創造，幾乎全部都是第一次五年計劃底創造。

坎巴爾狄人與巴爾克爾人是兩種高加索的山民，共有十二萬坎巴爾狄人與四萬巴爾克爾人。革命以前，牠們多是俄國大地主底奴隸或是窘迫的遊牧者。牠們被叫作山賊。費頓同志(Eidin)——他現在是挪爾奇克城蘇維埃的主席，按着

資本主義的名詞來說，是市長——給我們述說舊日的情況：

『人們叫我們山賊。爲什麼？我們只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條路是餓死，因爲我們在深山中的牧畜業並不能保證我們全年的生活。第二條路便是迴避着沙皇的法律向地主那兒找來我們所缺乏的東西。』

現在饑餓與苦痛從已集體化了的坎巴爾狄諾與巴爾克爾區域內消失了，山城府『荒唐史』也隨之消失了。坎巴爾狄諾與巴爾克爾的『山賊』現在已成了和善的能幹的集體農民與集體牧畜者了；牠們許多現在成了產業工人，職員，工會幹部，國家幹部與黨底幹部，牠們一些已成爲教員，教授與學者了。

教員，這在坎巴爾狄諾與巴爾克爾是一種新的革命的職業。十餘年前不但未曾有過坎巴爾狄諾的或巴爾克爾的教員，而且連學生都未曾有過。這裏在革命以前識字者只有千分之三，但牠們所識者還不是牠們的民族文字，而是俄文。從無有過坎巴爾狄諾的或巴爾克爾的學校。坎巴爾狄諾的或巴爾克爾的學校嗎？牠只在這兩種民族中一些先驅者底未來幻夢中存在着。民族文化嗎？牠只是當作一種對於俄國大地主及其國家的共同憎恨而存在着。這一國家被勞動的工農大眾推翻了。這些山民現在以熱烈的情愛與興感環繞着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當地主資產階級企圖恢復牠們已喪失了的政權時，坎巴爾狄諾與巴爾克爾山民在坎巴爾狄諾的第一個布爾什維克黨員坎爾米科夫(Kalykov)領導之下以鋼刀與利齒來維護牠們新獲得的民族自由與社會自由。挪爾奇克城的公園內國內戰爭紀念碑下埋葬着許多戰死的或被白俄慘殺的烈士，其中便有坎爾米科夫同志(現任該處黨部主席)底父親



## 路德喬治的談話

Lloyd George

西萍

英國前總理，自由黨黨魁 Lloyd George 是盡人皆知的，用不着我們再介紹。現在，自由黨雖已分四五裂，但英國政治舞台上的老怪傑路德喬治底言論依然有舉足輕重之勢。這是他最近與蘇聯真理報的訪員的談話，茲將全文譯出，獻給親愛的讀者。

譯者

回答一：歐戰雖然已過去了十六年，但是談論牠的最終結果還是太早。戰爭表現了比許多人所想像者還要巨大的事變，牠的結果還不能被臆測出。我很難于談討論戰爭底結果。有一時期，許多國家內德模克拉克西底建立似乎是戰爭底結果之一，但是近年來，強烈的反動却顯出與此相反的情形。

回答二：世界大戰并未弭滅了列強間的矛盾。譬如說，我們在東方甚麼也未有解決——中國，滿洲這便是未能解決的一件複雜問題。至于歐洲，列強間的矛盾能否解決，這要視國聯如何工作而定。在和平協約內應該加上一些修正。這些修正之點是以和平途徑上抑或武力衝突來履行，這是未來底一個問題。在和平協約中已規定了以和平方式實行必要之變更底可能性，但是我未看出列強有採用此種方式的標識。

的還要清楚的多。總之我不願長期保證，遠東無有爆發戰爭的可能。

回答三：關於蘇聯的外交政策，我應該毫不動搖地說，牠是向着和平。蘇聯將成爲日益強烈的和平樞紐。歐洲各國會完全不信認蘇聯。這種不信認心已漸次地消散了。我相信，李特維諾夫是一位偉大的外交家。英法以及其他各國對於蘇聯數年前所建議的完全解除軍備的提議未加以注意，我認爲這是一種不幸。我確信，蘇聯現時是最強大的和平因素之一，而在這一關係內的影響日益增進。蘇聯進行經濟建設的努力越明顯，則這件事情愈會獲得更多的承認。

現時英國與蘇聯的關係比以前滿意的多，我相信這件事情已上了正軌。我毫不遲疑的說，英蘇的友善關係是全世界最好的和平保障。我在內閣總理的任上時便這樣想。當時我已盡了我的力之所及，甚至反對我當時的外交大臣。我完全主張與蘇聯建立友好關係，而且總是保持着這個意見。

## 舊的磚石——新的建築

蘇聯集體農場中的一篇故事

我們居住在城市的一角上。我們的房子是最後的一家，往外便是平原與數基羅米達長的通到一個村莊的大道。

我們的房子是最後的一所，因為傍邊的那所「神院」已不算數了。那裏的大鐘在耶穌復活祭的那一天響了最後的一次，以後便是紅旗飄搖在屋頂之上了。上帝在這裏也失了踪，因為不再信神的民衆都去附近的俱樂部，不是參與神怪的彌撒禮，而是聽講演，看電影，或是作着熱烈的音樂跳「亞布婁士加」舞（「Jahlotschka」）。

現在，教堂如同失了腦袋的怪物一樣。依靠着牠的以磚石而成的巨大建築，教堂從未想到，人們會敢于毀滅牠——宗教底哨站。

教堂把牠的七個塔尖向着雲霄豎了起來，但是這些塔尖被人們拆毀之後，並不像神話上的九頭怪蛇一樣，還能自己生長出來。這個怪物已經沒有生命了，在十七年的革命中牠的靈魂是已經乾枯了。

十四年後的奇遇 黎明的清晨。晚餐。從清晨到夜晚的操作。油污的破爛的衣裳。黑麵包及克哇斯（Kwas，俄國的一種飲料，譯者）。操作，操作，還是操作。

清晨時在前額及胸前畫十字，夜睡祈禱。四十年前，二十歲的斯特潘諾夫（Stepanow）穿着襤褸的衣裳站在那兒，一塊磚石跟着一塊磚石地往上壘砌。堅厚的陰暗的石壁在闊度與高度上增長起來。血與汗混在灰泥裏。龜裂了的雙

手底勞動建築了靈魂底黑獄，在工作的前後奴隸們顫動着膝蓋，深垂着腦顱，默聲地祈禱，為艱苦的食物而祈禱。

四十年過去了。二十歲的斯特潘諾夫現在已六十歲了。已經有些駝背，頭髮及鬍鬚已經灰白，已經是滿臉的皺紋了。但是昔日低垂着的腦顱現在是抬了起來。他的眼睛是向上望着，在測量教堂底牆壁。

還要拆掉多少呢？

怪事！磚瓦，石塊，灰泥，他昔日親手壘砌的一切他現在又拆了下來。灰泥仍然是堅固的，但是老斯特潘諾夫是更堅強的呵。他清除了拆下的磚石，不久，這地方便完全空了。

『十年以前』：『十年以前我還是迷信的』，這位老者說。『那時在烏克蘭住。不開政治，因為一小塊耕田佔去了我全部的時間。生活是艱苦的，貧困的廣泛的。苦拉克（Kulak，富農）吸盡我們的膏血。我們從耕田上只能收穫很少的食糧。我們無有耕馬。我的妻子同我交替着耕地。在這種廣大的貧困中顯露了集體化底曙光。我的眼睛發亮了。自然我們將我們所有的一切集在一道，自然我們齊心地共同工作，好使我們的勞動獲得較多的食糧。我們把各家耕田間的阡陌廢除了。我們在共同地耕種田塊。共同地種地和愛地。』

上帝的信

我應該說，我是贊同集體化的。是的。但

Martin Stone 司托奈著

張曉梅譯



是我的妻子反抗了。一天清晨，我正要去集體農場登記，她突然站在我面前，向我吵鬧，好像她瘋了一樣：

『把集體農場像魔鬼似地離遠些，如果你愛你的靈魂的話！』

『滾開這兒 我說——集體農場與我的靈魂有甚麼關係呵？』

『魔鬼將要降臨在你頭上，如同埃及人一樣——她怨訴着說——我們將要困死！』

『不要失掉你的理性吧 我說——你自己不知道你說的是甚麼。讓我去吧。』

『你這裏有，』她揚起了一張信紙吼着說：『上帝寫了一封信來。』

她的眼睛燃燒着，如同一位瘋婦底眼睛一樣。我退讓了。上帝會寫了一封信來嗎？

『上帝親筆寫來了的信，你唸吧。』我接過信來，讀道：

『親愛的兒子！ 我——你的上帝——告訴你：如果你愛你的靈魂，應該把集體農場如同瘟疫一樣躲遠些。布爾什維克都是魔鬼轉世。不要聽從牠們。如果你要遠抗我，五天之內我將使火雨降臨于你，使你困死。』

你的上帝手諭』

上帝寫的很好，而且還是親筆。我怎樣能否認呢，我是一個敬神的人，我驚懼了。此外我的妻子向我恐嚇着說，如果我不信從上帝底話，她將用斧子把我的頭砍掉。說老實話，我不知道我應當怎樣作。但是不只我是這樣。除了我之外，

還有許多人也是如此。婦女們更是無有出路。這麼一來，只有三個人加入集體農場。他們不怕烈火臨頭。五天過去了，但是火雨並未降臨。只是來了更多的信。集體農場底組織員進行着一種艱苦的鬥爭。他到各個家門裏去，要求着上帝底信。他說，上帝的筆跡怎麼會不一樣呵。有的信是歪着寫，有的是正着寫；有的很像成年人寫的，而有的却像初入學的小孩子寫的。他把這些信都指出來看。但是信依然又這樣的來。

但是，太多的只是太多了。結果懷疑起來，為什麼親愛的上帝恰恰把牠的鼻子伸在給了貧農許多真實諾言的集體農場中呵。除了上帝，那些苦拉克們還是時時在我們耳邊噪鬧啊。

最後是水落石出了。有人捉住正在寫信的『上帝』了，這是那位牧師。牠正在與另外三個人一道寫信時被我們捉住了，信上的墨水還未乾。

自那時起，上帝在我這兒的信用是失掉了。我的妻子有十四天之久不看我一眼。她羞惱成怒了。去年我們的集體農場一切都上了正軌。耕種機在田地上運轉着。收成是非常的豐盛。爲了慶祝這一豐年，我去看望我的在列寧格拉當建築工人的兒子，他正在作着拆這座教堂的工作。我四十年前正在這兒。我是建築這一教堂的頭批工人中的一個，每天得十個哥比（合中洋一角譯者）的工資，還要天天祈禱。

父子們同爲後裔工作 這位老者興奮了。他用雙手抱起一塊重大的磚石，走了十步之遠，遞給他的兒子，他在那裏正在堆砌新的基地。

距教堂十步之遠的地方建築了一所學校。教堂並不是白的拆掉。牠的每塊磚石是與新的建築混合起來了。

大樑被電鋸解成木板。

老者一塊一塊的拆那磚石，少者一塊一塊地疊砌。工作是迅速地進行着。老斯特潘諾夫時時追過了他的兒子。

「勤快着點，找鬼去，不要給我丟人哪」，那老者不只是一次地向着少年說。少年緊張起來，追上了他父親的工作。

教堂漸次地小了，矮了。

學校長起來了，漸次地高了。

舊的說教壇變成了新的講壇，新砌起的牆壁上寫着：

「宗教是人民的鴉片！」

## 世界論壇社 文心書業社 啟事

逕啓者世界論壇社刊行之「世界論壇」自第一卷第十二期起由文心書業社印刷發行嗣後本外埠訂閱諸君請逕向北平東城米市大街文心書業社接洽是荷  
九月十日

## 朔風書店啟事

世界論壇現已由北平米市大街文心書業社發行所有一期至十期本外埠同業批發賬目仍由敝店結算務祈于本月底結清手續是荷  
九月十二日

## 北平文心書業社徵稿啟事

北平爲遼金元明清歷代帝王首都，民國肇興，亦於此設中央政府，雖時移事換，首都南遷，然其在歷史上文化上自不失相當之地位。

「九一八」以還，東北淪亡，舊都近畿，已成邊陲，地方多故，民不聊生，羣趨此邦，以爲樂土，於是人口日增，學校林立，形成此種變態之都市繁榮。

但學校雖多，每苦教材不適於用，蓋通行之各科教本及一般圖書，間或未盡適合地方情形，且多率爾成書，不免譚陋蕪雜之謂。本社有鑒於此，敬請

海內聞達，不吝賜教，或詮舊說，或闡新知，若不背乎政府當局新頒布之功令，復力求適合人民生活之要求，大著願來，無任感荷！此啓。